

YUWEN XIANDAIHUA

语文 现代化

1
1980

促进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上) ■ 最近十
多年来欧美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 电子计算机与汉字改革 ■ 汉
语拼音正词法要点 ■ 怎样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少数民族语地
名 ■ 闽南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与经验 ■ 试验用普通话写作 ■ 关
于汉字统计特征的几个问题 ■ 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 ■ 从
《当用汉字表》到《常用汉字表》——关于日本使用和限制汉
字的资料 ■ 拼写试验 ■ 动态报道 ■ 书刊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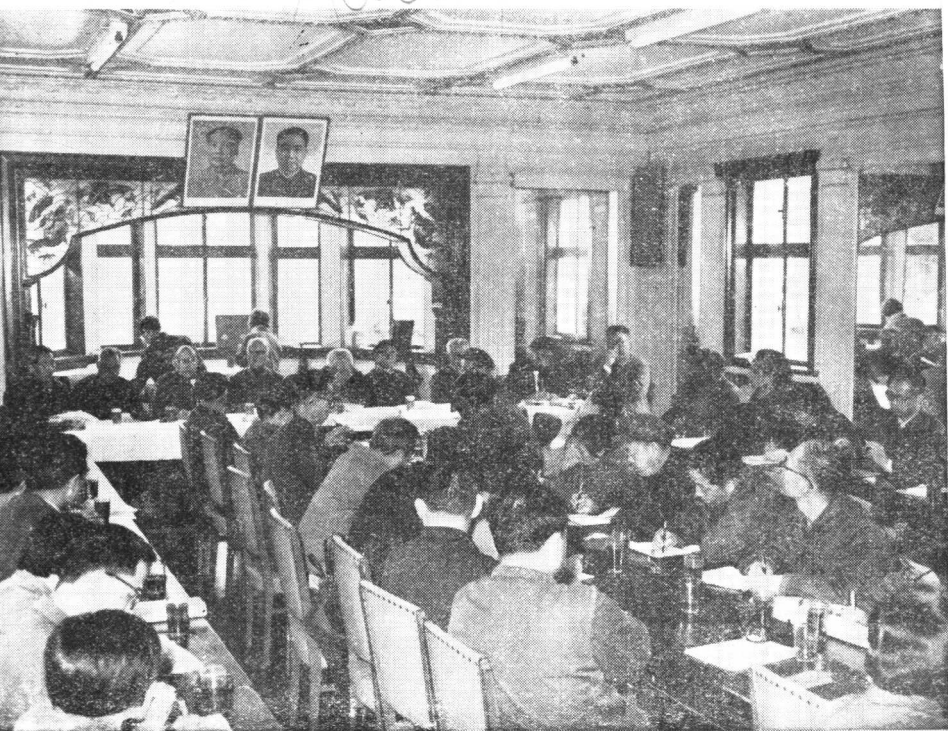
学术性 资料性 实验性丛刊



部分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会议第二次会议 (1979年5月6日~14日)

上图横座(从左到右): 殷焕先、张世禄、周有光、王力、叶籁士、吴文祺、史存直、王宗柏、倪海

(许志刚 摄)





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11日~20日）
（宋林林 摄）

下图：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教育部长蒋南翔、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出席会议



XIANDAIHUA

语 文 现 代 化

(丛刊)

1

1980.2.

学术性 · 资料性 · 实验性

5 发刊词

ZUOTAN 座谈 · CHANGYI 倡议

- 7 促进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上)——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座谈发言(摘登)

武占坤 胡愈之 吕叔湘 王 力 叶籁士
张 弓 张世禄 史存直 周有光 罗竹凤
殷焕先 黄典诚 王宗柏 倪海曙

40 成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倡议书

LUNWEN 论文 · BAOGAO 报告

- | | | |
|-----|--------------------|---------|
| 44 | 最近十多年来欧美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 赵世开 |
| 56 | 电子计算机与汉字改革 | 陈明远 |
| 72 | 汉字改革与文字信息处理 | 张育泉 李乐毅 |
| 91 | 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 | 周有光 |
| 102 | 怎样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少数民族语地名 | 曾世英 |

- | | | |
|-----|-----------------|---------|
| 108 | 从汉语手指字母到汉语音节指式 | 周有光 沈家英 |
| 116 | 闽南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与经验 | 黄典诚 |
| 129 | 试验用普通话写作 | 林汉达(遗作) |
| 135 | 关于汉字统计特征的几个问题 | 林联合 |
| 151 | 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提纲(一) | |

ZILIAO 资料 · WENXIAN 文献

- | | | |
|-----|--|----------------|
| 156 | 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资料整理)(上) | 倪海曙 |
| 172 | 回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 | 张 朋 |
| 180 | 历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资料) | |
| 185 | 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方针、任务、政策(文摘) | |
| 194 |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
(1978.8.26.)(文件) | |
| 198 |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成立经过和三十年来的工作
概况 | 费锦昌译 曲翰章校订 |
| 210 | 从《当用汉字表》到《常用汉字表》——关于日本使用和
限制汉字的资料 | 宋 学摘译 田 桓校订 |
| 216 | 日语和汉语的同音词统计比较(资料) | |
| 218 | 日本罗马字教育三十年(资料) | [日]本多忠一作 田 桓节译 |
| 222 | 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推荐用《汉语拼音
方案》拼写中国地名,作为中国地理名称罗马字母
拼法的国际标准的决议(1977.9.)(文件) | |
| 223 |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1979.6.)(文件) | |

224 新华社关于国务院通知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
人名地名的报道

226 美国人对汉语拼音的反应 Jean Lawrence

229 关于规定偏旁部件名称问题的讨论(资料摘编) 费锦昌

PINXIE SHIYAN 拼写试验

· 全部标调 ·

234 Renlèi Shèhuì Zài Bùduānde Gǎigé Zhōng
Qiánjìn (人类社会在不断的改革中前进)
《Rénmín Rìbào》pínglùnyuán
(《人民日报》评论员)

238 Wǒ-guó Wénzì Yě Yào Xiàndàihuà (我国文字也
要现代化) Lú Shàozēng (卢绍曾)

242 Xiǎocǎo Zài Gēchàng——Dàoniàn Nǚ-gòngchǎn-
dàngyuán Zhāng Zhìxīn Lièshì (小草在歌唱
——悼念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

Léi Shūyàn (雷抒雁)
249 Xiū Xié (修鞋) Zhāng Péngfā (张彭发)

· 部分标调 ·

251 Dāng de Hào Nǚ'er——Zhang Zhixin (党的好女儿
——张志新)

257 "Tiáojiàn-lùn" shì Wéiwùlùn ("条件论"是唯物论)
Lǐ Mǐnshēng (李敏生)

265 Wúchǎnjiēji Zhuanzheng Xia de Zhengzhi he
Jingji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Zhāng Wéntiān (张闻天)

· 用字母部分标调 ·

280 Mantan Zhongguo Gudai de Fengjian Zhuanzhi

(漫谈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 Lii Shaohjun (李少军)

DONGTAI 动态

292 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纪要(292) 河北大学成立文改研究组(295) 郑州大学成立文字改革研究会(295) 上海师大筹建文改研究室(295) 厦门大学举行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296) 部分高等院校 1978~1985 年科研规划中文改和方言选题(296)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编印文改史资料(298) 《陈望道文集》出版(298) 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北京举行(299) 教育部、文改会、语言所联合举办“普通话研究班”(301) 辽宁省举办暑期普通话师资培训班(301) 上海市有关单位发出《关于在招牌、路牌上加注汉语拼音的通知》(302) 上海市录制中小学语文课文朗读录音(302) 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大量举办普通话学习班(303) 新加坡开展推广华语运动(303) 新加坡推行汉语拼音概况(305) 信息科学研究者举办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班(305) 上海召开文字改革讨论会(307) 上海《汉语拼音小报》创刊 200 期(307) 香港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并出版《语文杂志》(308) “国际标准化组织”举行语文转换国际标准化会议(309) 美国东部成立“美东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309)

SHU-KAN JIESHAO 书刊介绍

310 当前出版的语文和文改刊物

LUNWEN SUOYIN 论文索引

313 1979 年国内报刊语文和文改文章目录选登(一)

封二 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照片 许志刚摄

封三 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照片 宋林林摄

封面设计: 张启亚

发 刊 词

《语文现代化》丛刊是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的不定期出版物，刊登会员和非会员的研究成果，提供参考资料和进行科学实验。它是期刊化的图书，图书化的期刊。

文字改革就是语文现代化。也可以说，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字改革。

时代在前进。四个现代化在前进。一切都应当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语文不能例外。可是，语文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占有什么地位呢？文字改革能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什么贡献呢？

现代科技有三大支柱：第一是材料，第二是能源，第三是信息。信息的主要内容是语文。现代军事除了人的因素以外有三个因素：第一是爆破手段，第二是运载工具，第三是通信。通信的主要内容也是语文。语文现代化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到说明。

信息科学和电子计算机的日新月异，使文字改革成为一种多边缘的科技课题。语言要飞到高悬外空的人造卫星上，要深入隐藏在海底的潜水艇中。文字要由机器自动阅读，传输到万里以外，自动编辑，自动打印。语言或文字要经由机器交叉翻译，成为其他的有声语言或书面文字。文献资料要组成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情报网络，任何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只要一按电钮就可以检索引用。

凡此种种,正在方兴未艾。一方面机器要适应语文,另一方面语文要适应机器。这里,文字改革能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许多贡献。

要使现代化的语文奇迹在我国实现,不能坐井观天、故步自封,必须开拓眼界、解放思想,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科学理论对科学研究有决定作用。专题是树木,理论是森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要迷失方向。语文现代化不能只依靠感性知识,必须重视理性知识。空想要尽量少,科学要尽量多。今天应当突破昨天的局限。提高文字改革的理论水平是当务之急。

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掌握资料。资料告诉我们前人走过什么道路,成功在那里,失败在那里。资料告诉我们国内和国外的动向,使我们避免闭门造车、劳而无功。因此本丛刊同时将作为一种资料性的刊物为读者服务。

语文现代化要研究许多问题,最基本的是普通话规范化、汉语拼音正词法、现代汉字的整理等问题的研究。其中,拼音化问题尤其重要。本丛刊将提供一个用汉语拼音拼写普通话的拼音化试验园地。

总之,本丛刊将特别重视学术性、资料性和实验性。

语文工作者是语文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但是,决非仅仅依靠语文工作者就够了,必须联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方面的研究者,特别是信息论、电子计算机、数理统计和其他科技的研究者,大家一同参加到语文现代化的大军中来。大军的中坚是大专院校的教师们。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可以为语文现代化大显身手。

希望《语文现代化》丛刊能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起应该起和必须起的作用。

促进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上)

——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 第二次会议座谈发言(摘登)

武占坤 (河北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

我代表 11 所高等院校,把这次会议召开的过程、情况,向到会的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作简单的汇报,也附带谈谈个人的一点感想。

这次会议,是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是 1978 年 10 月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的,由当时还在辽宁大学工作的宋学同志倡议,并获得文改会两位老专家周有光先生和倪海曙先生的大力支持,由 11 所高等院校联合召开。上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高等院校文改教材的编写大纲,确定执笔单位。大纲初步订为十章,由六个院校执笔编写。

这次会议,是上次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不仅要讨论文改教材的初稿和详细提纲,还要座谈怎样在大专院校开展文改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准备发起成立“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所以,这次会议的内容、规模、质量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上海在历史上是文改的“老根据地”。许多致力于文改工作的语言学前辈,当年都是向上海向文改事业进军的,为文改事业做出了贡献,培养了骨干,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上海的兄弟院校也一直保持着热心文改的历史传统,老师中不少是文改的先驱和积极分子。这次在上海开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向上海学习的好机会。

第一次会议，只有 11 所院校参加。这次，到会的院校有 28 所，科研、出版单位有 8 个，共 67 位代表。这 67 位同志中，有远在三十年代，就为文改事业披荆斩棘、前赴后继的先驱者；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就兢兢业业献身于文改工作的前辈；也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才开始从事文改工作的新兵。这些先驱、前辈和新兵，有的来自东北的沈水之阳，有的来自福建的南海之滨，有的来自西北的玉门关外，有的来自内蒙的大青山下。正象倪海曙先生用八个字概括的，是：“五代同堂，南北会师”。大家一个目标，一个意志，一股力量，群策群力，来研究怎样推进文字改革的历史大业。它的意义，它的气氛，是第一次会议所不能比拟的。

多年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我们的文改工作、我们搞文改的同志，受到了不小的摧残迫害。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坏的东西，往往可以引出好的结果。没有低潮，也就没有高潮。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低潮低到头，就要向高潮转化。低潮能够锻炼我们的斗志，坚定我们的信心。“四人帮”打倒了，我们的文改工作，也要进入雪化冰消的季节了。我们今天的会就很象是报春的会。预报我们文改大业的春天也要到来了。至少我们心里是这样盼望的。

这次会议，是在文改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大力支持下召开的。文改会的领导叶老，抱病到会，表示对会议的支持。倪海曙先生工作繁忙，健康状况也不好，但是先来上海，为我们安排一切。这次会议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他的筹划和指导。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专门给我们派了两位对于筹备会议极有经验的同志帮助我们。我们语言学界的老前辈王力先生、吴文祺先生、张世禄先生、史存直先生、殷焕先先生、黄典诚先生，都是七、八十的高龄，亲自来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先生，本来是决定到会的，临时因所里的党委书记得病不能来了，给我们寄来了请假信和书面发言。还有上海语文学会的罗竹风会长、上海文字改革委员会曹余章同志、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王宗柏同志，也都在百忙之中，光临会议。上海几所兄弟院校的同志，都热情支援我们，为我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方便。来自各地的兄弟院校的同志们，也都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中来，不以我们接待不周介意。这使我们 11 所发起院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代表 11 所发起院校，向到会的所有同志，感谢又感谢，敬礼再敬礼。

会议的安排：准备用四个上午座谈“怎样在大专院校开展文改教

学和科研工作”，讨论怎样发起成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问题；用四到五个半天，作学术报告，六到七个半天讨论教材的初稿和细纲。我们这个会没有条条，没有框框，没有长官意志。就是要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不拘形式，畅所欲言。

胡愈之(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今年起，党号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文字改革、实现汉字拼音化是基础，要走在前面，不是走在后面。没有这个基础，要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实现“四化”，几乎是不可设想的。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族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清朝末年起，就想搞文字改革，但是真正获得成功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这还不是彻底的文字改革。但是“五四”时代由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艰苦奋斗而产生的白话文，在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已经有向后退的迹象。在我们的中小学里，仍然要用一大部分时间教学文言文和古诗词；在各种文件和报刊上，还

时常出现“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这一类不文不白、不象话的词句。鲁迅先生在去世以前就预见到文字不彻底改革的危害性。他不只一次地主张废除方块汉字，采用拉丁化新文字，要不然中国就等于没有文字，就要亡国。毛主席是同意鲁迅这一主张的。他在解放初期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这以后，在国务院之下，建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也做了一些事，如制定和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了第一批简化汉字。但是最近十多年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压制文改，使得文改工作无法按照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方向进行。现在新的长征已经开始，文字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全国有数以亿计的文盲和半文盲，必须在短时期内加以扫除。为了减轻中小学生的课程负担，同时提高教学水平，语文教育是非彻底变革不可的。由于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国防通讯现代化、电传打字机、汉字纳入计算机、文献资料检索自动化、印刷技术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都和汉字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迫切需要解决。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了解文字改革这一迫切任务的。但是党政领导机关不能发号施令来完成文字改革，而只有依靠专家和群众。现在有一些文字改革工作者抱消极态度

和观望态度，甚至不象三十年代搞“大众语”和“北拉”运动那时有干劲。有的人认为文字拼音化是二十一世纪的事。至于广大群众则感到无所适从。这固然是由于中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清醒过来，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先进的语文工作者，如果对文字改革这样的根本问题不抓，那是对人民犯罪，对我们子孙后代犯罪。

文字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想提出以下五点：

第一、中国语文（这里暂时不包括少数民族语文）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是口头语和书面语的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只能由书面语来迁就口头语，而不能由口头语去迁就书面语。假如说方块汉字的形声字也有表音的作用，这是从汉字的起源来说的。现代通用的方块字，已经基本上失去这种作用，成为表意字。所以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有改表意文字为表音字，就只有拼音化这条路，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此，解决语文之间的矛盾，唯一办法是变方块字为拼写口头语即普通话的文字。这并不是说要学会普通话才能学拼音新文字。恰巧相反，只有推行拼写普通话的拼音文字，大部分人都学会和使用这种新文字，那时才算是真正推广了普通话。现在，不去切实进行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大量规范工作，只是空口喊着推广普通话，那又

有什么用呢？所以科学地制定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拼音新文字，这才是文字改革的一项最重要的科研项目。

第二、普通话和地方话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这里说明了地方话和普通话的辩证关系。当普通话作为书面语在全国推广以后，各种地方话仍然会保留下来。本来普通话是以地方话为基础，并且时刻受着地方话的影响而不断发展的。甚至如“雷达”、“珠穆朗玛峰”这一类的外来语和少数民族语也影响普通话的构成和发展。所以从语文工作者和文字改革工作者来看，对地方话和外来语的对照比较，也仍然是科研项目之一。

第三、怎样过渡的问题。语言文字有顽强的习惯势力，不能采取行政命令或强迫手段来加以变更和改革。由于极大多数人都是从小学或扫盲运动中学会方块汉字的，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丢弃方块汉字而全用拼音新文字。因此从旧汉字到拼音新文字，就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应当把方块汉字划分为古汉字和现代汉字。前者指一万个到四万个以上的旧汉字，可以原封不动，但规定只是在大学文科，或考古、历史等专业进行教学和使用。后者可以称作标准现代汉字，字数

限制在 3,500 字以内就够用了。超出这个范围的冷僻字,就用同音的标准现代汉字来替代。一般中小学语文教学以及新闻出版用字都应当严格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内。这样对于已学过方块汉字的人并不会感到困难,而对于文字电子化,即传递信息,纳入电子计算机等,有很大便利。在过渡时期,一方面推广和使用标准现代汉字,另一方面可以用拼音文字进行学校语文教学和扫盲教学。开始时在小学一、二年级,一切课程全部用拼音文字教学。小学三年级开始用标准现代汉字教学。这样,实际上可以减少学校语文教学时间,而不降低语文水平。在拼音新文字未制定以前,不妨用《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教学。这个过渡时期所采取的就是郭沫若同志所主张的双轨制语文教学法。这个过渡时期要多久才能进入文字拼音化时期呢?要看我们努力的结果。由于我们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完成过渡不是不可能的。

第四、规划问题。文字改革要大干快上,必须从现在起就制定科研和宣传推广规划。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分作两个阶段:一、从现在起到 1980 年底止,制订、试用并由国家颁布标准现代汉字,同时编辑出版《简易标准现代汉语词典》。在 1985 年以前编辑出版《标准现代汉语大词典》(其中包含主要方言对

照)。二、从现在起到 1985 年,制订、试用,最后由国家公布拼音新文字方案,同时编辑出版《拼音新文字大词典》。

第五、组织问题。要在一、二十年内完成这样庞大的工作,必须建立起权威性的学术机构,并且以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为支柱。这个机构,可以命名为“中国语文科学院”或“中国文字改革研究院”。它不但负责科研工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并且有权审订有关语文的词书和其他出版物。在语文科学院领导下,还应当建立群众性的“文字改革协会”,并在各大工厂、机关和公社建立分支机构,进行宣传推广工作,并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中小学教师和知识青年应该成为协会和分支机构的骨干。

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意见,提出供参考和讨论。

吕叔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我们的会议正好在纪念五四运动期间召开,虽然只是一种巧合,也还是意义深长的。语文改革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侧面。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语文改革运动,到“五四”时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语文改革的三个组成部分——白话文、普通话、拼音文字——在“五四”时期都有了新的进

展。在“五四”时期以前，白话只是通俗文学的工具；从“五四”时期起，不但是一切文学创作都用白话，一切著书立说也都逐渐改用白话。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对于推行国语也积极起来，公布了“注音字母”，设立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办起了国语讲习所。许多大、中、小学聘请专人教国语。小学里除国文课改名称为国语课外，还添设说话课。不满足于给汉字注音而以取代汉字为目的的“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也先后产生，后者并且形成一个群众性运动。现在回顾起来，可以说，没有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出现。

从五四运动到现在，这六十年中，除白话文对文言文取得了彻底胜利以外，普通话的推行和拼音文字的宣传和试验都经历了几起几落的过程。自从十三年前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之流篡夺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在文化、教育上也跟在政治、经济上一样，极尽倒行逆施之能事。普通话的推广停顿了，倒退了，拼音文字没有人肯谈了。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形势大好，文字改革工作也获得了新的推动。今天到会的同志，来自不同的学校，怀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在高等院校里开展文字改革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国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

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首先得让文字现代化，也就是得让汉语拼音化，不能让汉字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个道理，在别的地方也许还需要好好解释一番，在今天这个地方用不着多讲。在这里只要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就够了。有一种不正确而又相当普通的思想，说是一定要等普通话真正普及了才谈得上搞拼音文字，不知道拼音文字同时也是推广普通话的有力工具。还有一种想法，认为必须把拼音文字所涉及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逐步推行，不知道有些问题固然得事先研究好，可也有些问题还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解决。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运动时期那种勇往直前，彻底革命的精神。我相信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回去以后，一定能够把本来热心文字改革事业的同志组织起来，把原来不关心文字改革事业的同志鼓动起来，共同为实现我国文字的现代化而努力。

王力(北京大学教授)：

今天参加这个会，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虽然同时有三个会要我参加，我还是选定到上海来参加这个会。我特别愿意参加这个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向同志们学习。从前和现在，我都提倡文字改革，但个人知识、能力都不够。现在六个院

校正在协作编写文字改革教材，这次会议还要讨论成立一个高等院校的文字改革科研团体，这是一个学习机会。第二，我认为我应该来，表示我支持文字改革工作，拥护文字改革工作，愿意为文字改革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字改革，从清末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九十年的历史了。特别是在解放以后，文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文字改革的干扰破坏很大。

文字改革一直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我接到一位读者来信，他说文字改革没成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推广普通话，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不好。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等全国语言统一了才实行拼音文字，那样，一百年、一千年也改不成拼音文字。在现阶段，集中九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完全可以搞出一种比较完善的拼音文字来。文字改革还没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思想认识问题，即汉字究竟该不该改革。当前，要搞好文字改革，是否另搞一套方案是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要从理论上解决问题。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和教材要多谈理论，要研究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大家思想通了，就容易实现拼音文字。应该造成这样一种舆论：汉字一定要改革，一定能改革，也一定能改革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现在的新事物、新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文字改革也是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之一。只有从这点出发，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才能认识到文字改革的紧迫性和全部意义，把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搞上去。陈明远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明搞现代化，搞电子计算机，需要拼音文字。他说：“输出一个方块汉字所需的信息位数，是它的汉语拼音所需信息位数的三倍到五十倍！”这就说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文字改革的工作必须加快步骤。

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到现在文字改革的条件成熟了。后来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的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现在就要马上全部改用拼音文字。有的还寄来自己的方案，说：“我的方案最好，赶快使用。如果证明不好，可以判我十年徒刑。”我的意见是先不要再搞这样那样的方案，要着手搞理论研究。研究文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说起来好象很容易，实际可不那么简单。简化汉字只是个过渡，严格地说，连过渡都不是，离根本改革还差得很远。要搞拼音化，就得讲道理，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都懂得文字改革对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实际上，文字改革的阻力很大，非常大。比如，我们这里有 67 位代

表,大家干劲足,很乐观,我也很乐观。换个地方,可能就不同,可能阻力很大。阻力来自哪儿?我觉得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中小学教师很支持文改。阻力来自两种人。一种人说,文字改革破坏文化,毛主席诗词能用拼音文字写吗?还说,我们要变成文盲了,搞拼音化是“洋奴思想”,好好的中国字为什么要改成外国字呢?另一种人说,语言不统一就不能改成拼音文字,等语言统一了再改。这种阻力比前一种阻力更大,表面上好象不反对文字改革,实际是反对和取消文字改革。我们不能驳倒这些观点?要驳倒它们,就要坐下来,搞理论研究。所以,编文字改革教材,在大学开文字改革课,是十分必要的。

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许多拼音文字国家,除了个别小国家外,都有各自的方言。为什么他们能够使用拼音文字,我们就不能使用拼音文字呢?比如,法国现在也有方言,有的分歧还很严重,南部和西部的人有时说话彼此不懂,可是一样使用拼音文字。越南把“字喃”改成国语字,这是一个进步,但越南也有方言分歧,西贡话和河内话就有不少差异,却并没妨碍拼音化。这种情况很多。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各国拼音文字的使用情况,有方言为什么依然能用统一

的拼音文字?这对于进一步批驳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反对文字改革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光研究正面的情况还不够,也要研究反面意见。章太炎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可以看看,看他的理由充分不充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抗战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倡文字改革,有人就反驳我,说亡国以后自然有人造拼音文字。是不是非得亡国以后才能搞拼音文字呢?这要研究,要驳斥。另外,也有人跟我辩论,说方言分歧那么大,连鲁迅讲的话都有很多人听不懂,那怎么搞拼音化?我说,口语不好懂,不能作为不能使用拼音文字的理由,也不等于他本人不赞成拼音文字,相反,鲁迅先生本人一直是赞成拼音文字的。有一位广东教师在讲课时就把“私有制”说成“西游记”。他说不准,但写的时候一定写成“私有制”,不会写成“西游记”。广州人把“天”说成 tin,但写的时候一定是 tian,不是 tin。文字与语言不是绝对一致的,字主要是写的、看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学拼音文字有困难,总比学毫无道理的汉字要容易得多。反对拼音文字的说法都要一一驳倒。

我们要把理论工作搞得深入一些、细致一些。理论工作搞好了,人们思想通了,造成了社会舆论,实行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方案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我相信,党和政府会集